

杨良志
选编

朱家溇讲北京

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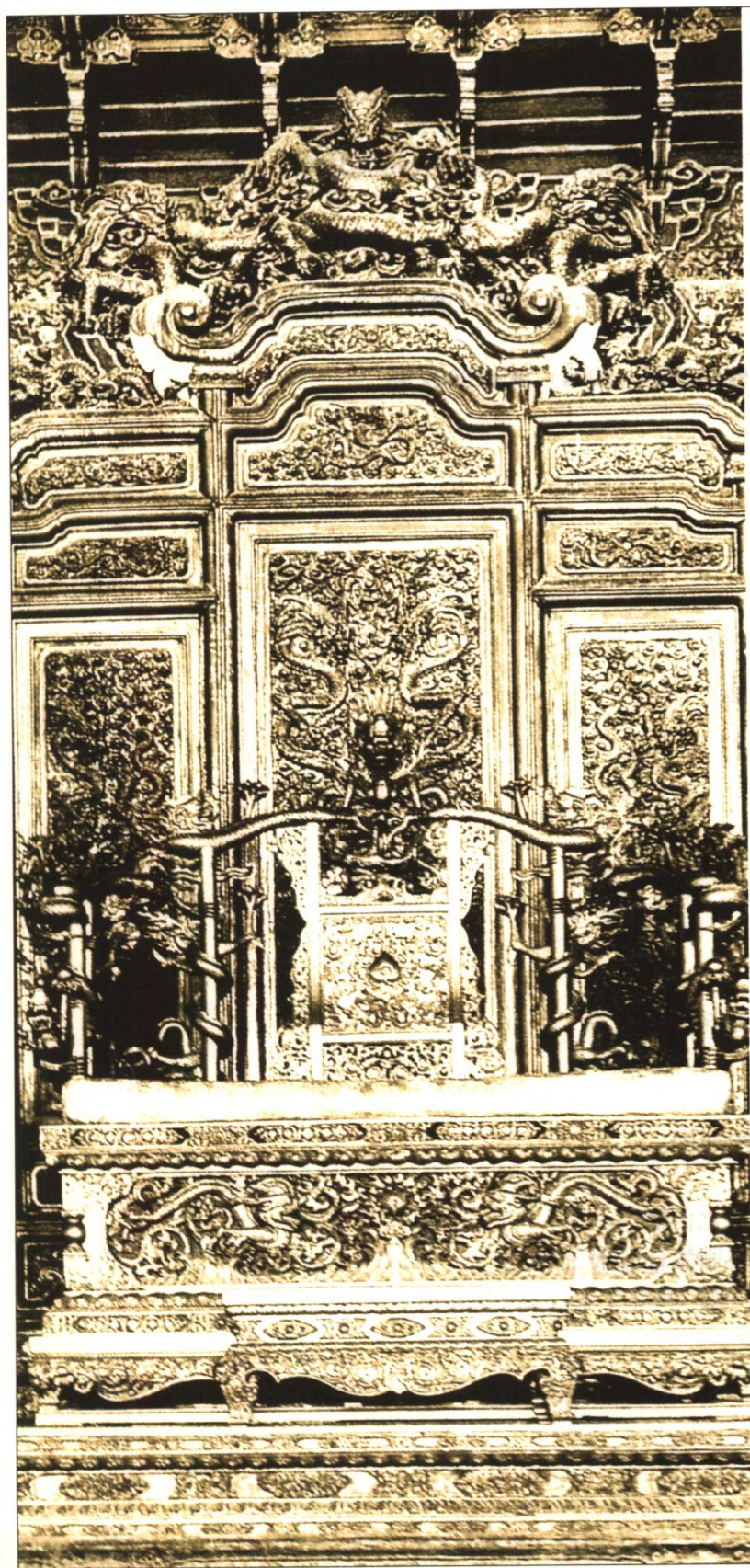


北京通丛书



朱家溆讲北京

北京出版社
杨良志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家溍讲北京 / 朱家溍著; 杨良志选编.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北京通”丛书)

ISBN 7-200-05795-9

I. 朱... II. ①朱... ②杨... III. 北京市 - 史地人文 - 杂记随笔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2882 号

丛书策划: 杨良志

特约编辑: 解重庆

责任编辑: 杨良志

责任印制: 赵 恒

图文统筹: 郭豫斌

装帧设计: 姜寻工作室

内文版式: 协力工作室

朱家溍讲北京

ZHUJIAJIN JIANG BEIJING

杨良志 选编

*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发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经销: 新华书店

制版: 北京协力时代文化传播中心

印刷: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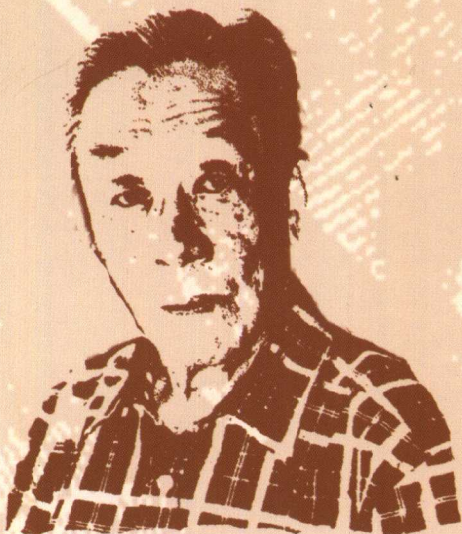
开本: 686×1012 1/16

印张: 10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200-05795-9/K · 624

定价: 25.00 元



朱家溆 (1914——2003)

字季黄，浙江萧山人。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43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曾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朱子纪念馆名誉馆长。专著有《春秋左传礼徵》、《碑帖浅说》、《历代著录法书目》等，主编有《国宝》、《中国美术全集·工艺卷》、《两朝御览图书》等。1953年，将家藏汉唐碑帖七百余种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76年，将家藏明清木器数十件以及明宣德炉等多种古器物捐赠承德避暑山庄，将家藏善本古籍数万册捐赠中科院历史所；1994年，将家藏唐朱澄《观瀑图》、宋李成《归牧图》等名画捐赠浙江省博物院。

**爱不够的北京，看不完的北京；
爱不够的北京，讲不尽的北京。**

《“北京通”丛书》

- ◎ 老舍讲北京
- ◎ 金受申讲北京
- ◎ 张中行讲北京
- ◎ 侯仁之讲北京
- ◎ 朱家溆讲北京
- ◎ 刘叶秋讲北京
- ◎ 邓云乡讲北京
- ◎ 赵洛讲北京
- ◎ 叶祖孚讲北京

史地人文，北京文化研究者的读本，
鉴往知今，北京工作管理者的读本，
图文并茂，北京影像关注者的读本。

十六开，双色印刷，
每册：25.00元。

**生活在北京的百姓，应该了解北京；
管理着北京的干部，应该深悉北京。**

《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系列丛书

- ◎ 北京城
- ◎ 明清皇城
- ◎ 什刹海
- ◎ 前门·大栅栏
- ◎ 琉璃厂
- ◎ 东交民巷
- ◎ 国子监·雍和宫·白塔寺
- ◎ 宣南·法源寺
- ◎ 胡同·四合院

史地人文，北京文化研究者的读本，
鉴往知今，北京工作管理者的读本，
图文并茂，北京影像关注者的读本。

十二开，彩色印刷，
每册：50.00元。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地址：中国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100011 总编室：(010) 58572217

网址：www.bph.com.cn

批量定货：北京出版社发行中心 (010) 62013123

外埠邮购：北京出版社邮购部 (010) 62050948

在京零购：北京出版社知不足书店 (010) 58572386

特别声明

《“北京通”丛书》在编撰过程中，使用了部分出版物及网站的图片资料，在此谨向有关资料的提供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因部分图片的版权难以一一核实，且联系渠道不畅，敬请本套丛书中所用图片的版权所有者与北京出版社综合编辑部联系，本社将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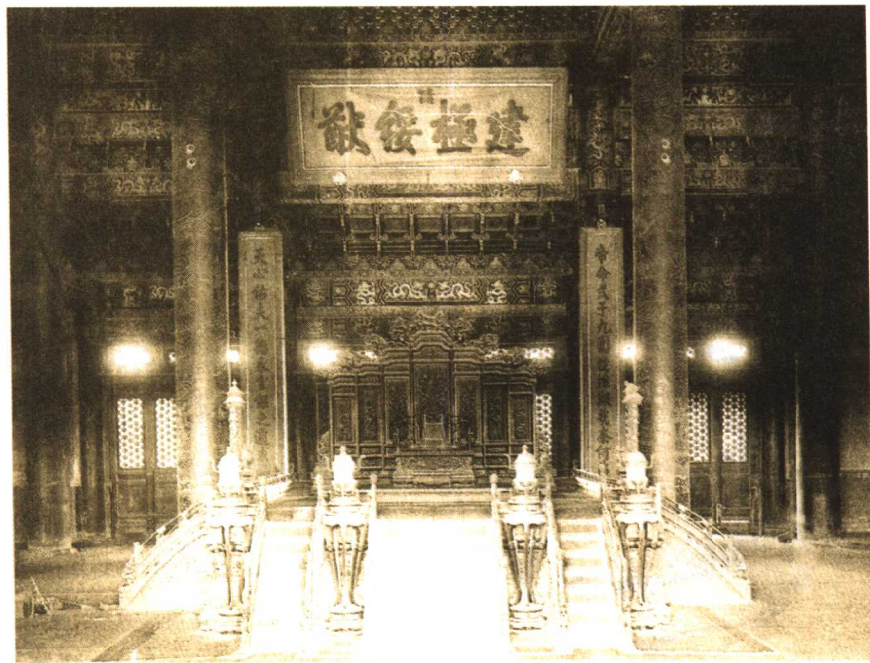
太和殿的宝座	1
咸福宫的使用	5
坤宁宫原状陈列的布置	11
清代皇帝怎样避暑	22
升平署的最后一次承应戏	26
一个参观者对故宫博物院的印象	35
我青年时代经历的故宫博物院院庆	39
《帝京旧影》序	47
什刹海梦忆录	54
北京城内旧宅园闻见录	60
博多勒噶台亲王府	88
北京步军统领衙门的遗址	91
旧京第宅	93
乐善园和三贝子花园	107
堂会戏	119
记恭王府堂会戏	121
读《说葫芦》说葫芦	125
《老饕漫笔》序	129
饮食杂说（一）	139
饮食杂说（二）	146
选编后记（杨良志）	151

太和殿的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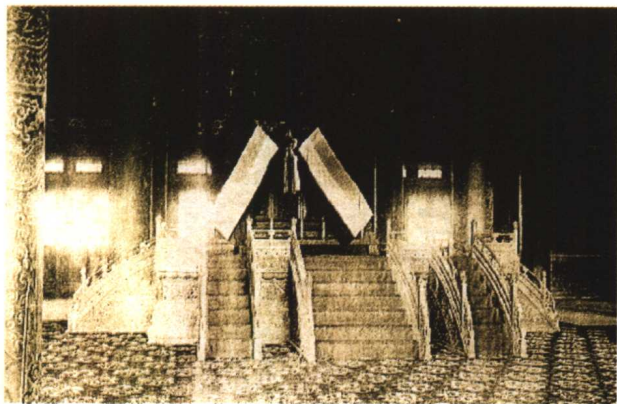
太和殿，正中设须弥座形式的宝座。宝座的正面和左右都有陛（即上下用的木台阶，俗称“搭垛”），宝座上设雕龙髹金大椅，这就是皇帝的御座。椅后设雕龙髹金屏风，左右有宝象、香筒、角端等陈设。宝座前面在陛的左右还有四个香几，香几上有三足香炉。当皇帝升殿时，炉内焚起檀香，香筒内插藏香，于是金銮

殿里香烟缭绕，更为肃穆。

1915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篡权称帝的时候，把殿内原有的乾隆帝所题匾额“建极绥猷”以及左右联“帝命式于九围，兹维艰哉，奈何弗敬”、“天心佑夫一德，于时保之，迺求厥宁”尽都拆掉；把雕龙髹金大椅也不知挪到何处去了。椅后的雕龙髹金屏风还保留下来，在屏风前面



清朝末年太和殿内景



袁世凯称帝时太和殿内的布置

安设一个特制的中西结合、不伦不类的大椅，椅背极高，座面很矮。据说是因为袁世凯的腿短，但又要表现帝王气派，所以采用西式高背大椅的样式。在椅背上还有个袁世凯设想的帝国国徽。这个所谓的国徽是一个直径约两尺的圆光，用白色缎制成，在上面用彩色丝线绣成古代十二章的图案。这块白色缎年久渐渐断裂，里面露出的填充物却原来是稻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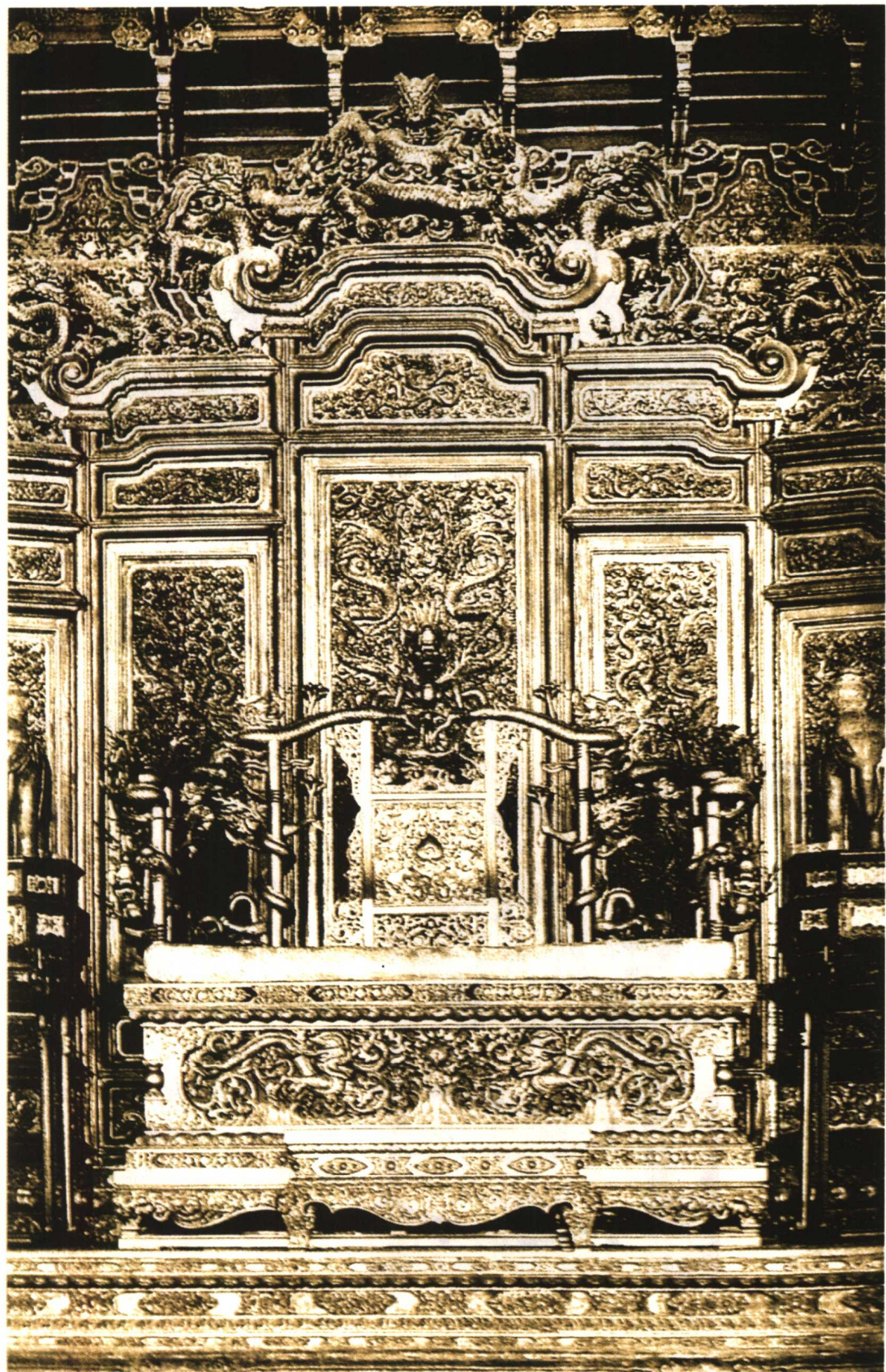
袁世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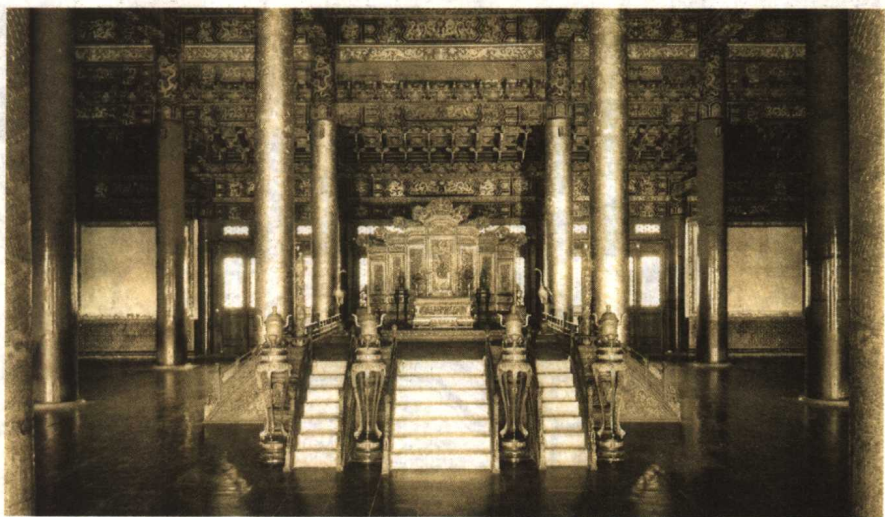
1947年，故宫博物院接收前古物陈列所，把袁世凯这个绣花草包大椅撤去，打算换上清代制造的龙椅，但选择了几个，都和后面的雕龙髹金屏风不协调，并且尺寸太小，与太和殿的宏伟气派不相称。太和殿原来的龙椅究竟是什么样式？原物还存在与否？当时还是个疑问。

1959年，我在一张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旧照片上，看到了从前太和殿内的原状。于是根据这张照片进一步查找，终于在一处存放残破家具的库房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髹金雕龙大椅。它有一个圈椅式的椅背，四根圆柱上承三龙作弧形，正面高，而两扶手渐低，正面两柱各蟠一龙。椅的背板平雕阳纹云龙，座面与底座相连。底座是一个宽约五尺、深约二尺余的须弥座。这个龙椅没有椅腿的形式，通背高约四尺，从髹漆的方法和雕龙的造型来看，应该说是明代制作的，很可能是明嘉靖时重建皇极殿后的遗物。清康熙时重修太和殿，这个龙椅经修理后继续使用，一直到袁世凯时代才被摺出去，以致弄得非常破烂。

1963年，故宫决定修复这件龙椅。未修之前，先拍摄龙椅的整体和各个细部的照片，再洗去污垢，辨认



修复后的太和殿宝座



它的做法。凡短缺的构件，都一一配制。宁寿宫内有一个龙椅，是乾隆年间完全仿照太和殿龙椅制作的，唯有龙头的造型带有清代的风格。另外，发现一幅康熙帝的朝服像，皇帝所坐的正是太和殿上的这个龙椅。于是宁寿宫内的龙椅实物和这幅康

熙帝画像就成为修复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整整一年之内，木活、雕活、铜活共用766个工日。到夏天伏雨潮湿的季节，由油工名手做油漆后，粘金叶。1964年9月，全部竣工，各工种共用934个工日。

这个明代的龙椅修配完整以后，形体非常美观，椅背两柱的蟠龙十分生动，特别是组成背圈的三条龙，完全服从背圈的用途，而又不影响龙的蜿蜒掣空姿势。椅背采用圈椅的基本做法，座面下不采用椅腿、椅撑，而采用须弥座形式，这样就兼顾了龙形的飞舞和座位坚实稳重的风格。

这件龙椅修复后，陈列到太和殿的宝座上，便与雕龙髹金屏风浑然一体。只有原来的匾联不知当时被丢到何处，已无法恢复了。

康熙皇帝朝服像，图上的龙椅成为修复太和殿宝座的主要依据。



咸福宫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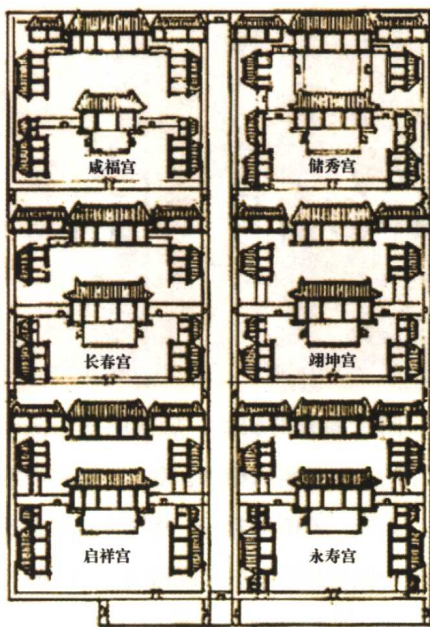
紫禁城内东西六宫在明代是妃嫔居住的地方，到了清代则后妃们都被指定居住在东西六宫的其中一个宫内。属于西六宫之一的咸福宫，建于明永乐年间，原名寿安宫，嘉靖十四年改为咸福宫。清康熙二十二年重修。建筑形式是：宫墙、琉璃门，院中有影壁门一座。前正殿三间，庑殿式，前有露台。前檐隔扇

门，隔扇窗坎墙。后檐中间为隔扇门，左右是后檐墙。室内：顶有海漫天花，梁栋均彩画，柱髹朱，后金柱中间屏四扇。东西配殿各三间，硬山式，外檐装修与正殿同。后殿五间，硬山式，前檐中为隔扇门，帘架，左右各二间均为坎墙，支摘窗，后檐墙无窗。室内：前后檐柱间均安装排叉落地罩，罩内均有木炕。中一间左右



咸福宫

《乾隆京城图》中的
西六宫平面图



碧纱橱，东间为两暗间，西间为两明间。顶棚白搪篋子糊纸。东西耳房各三间，有院。东西配殿各三间，外部与后正殿同。

咸福宫的建筑形式，大体上还保持着明代风格，后正殿内部则为清代中期的状况。东西六宫，凡未经改建的宫，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形式。

据《国朝宫史续编》载：“咸福宫，前殿恭悬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内职钦承’。东壁悬汪由敦书《圣制婕妤当熊赞》，西壁悬汪由敦书《圣制婕妤当熊图》。”中间设宝座、地平、屏风。这个类型的室内陈设，在乾隆时期东西六宫的前正殿都是如此。这一格局说明前正殿都是为本宫所居住的后妃，遇有应行的礼节时在此升座，而不是当作寝室。东西六宫在当时都是以后殿作寝室。但后殿也有例外，据《国朝宫史续编》载：“咸

西六宫俯瞰



福宫后殿恭悬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滋德含嘉’。东室恭悬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琴德箴’。西室高宗纯皇帝御笔匾曰‘画禅室’。”《石渠宝笈》的“画禅室”卷内著录这里所贮存的王维《雪溪图》、米元晖《潇湘白云图》等，都是董其昌画禅室旧藏，所以西室取名“画禅室”。和东六宫的景阳宫后殿贮存宋高宗书《诗经》、马和之画《诗经图》取名“学诗堂”的安排一样。董邦达所绘墨笔《画禅室图》立幅，上有乾隆跋语，也提到董其昌旧藏法书名画都收贮在咸福宫。这幅画就挂在西室。有了这样的安排，则咸福宫在当时就不可能分配给某妃居住，而是当作皇帝自己偶然来起坐的处所了。这是乾隆时期的情况。

《东华续录》载：“嘉庆四年，上居咸福宫苦次。”这是乾隆死后，嘉庆住在这里守孝。嘉庆四年谕旨：“二十三日住咸福宫，不必设床，仍铺白毡灯草褥，俟二月初三日、初满月大祭礼毕，再行设床。”嘉庆四年己未，《御制春日咸福宫诗》写道：“春气年年好，今春只觉悲。临风时飒泪，触目总凄凄。风律惊频换，龙髯恨莫追。敬恭守遗训，此志永无移。”

此后，道光的诗集里有一首《居



咸福宫悲述诗》，注云：“嘉庆四年皇考居此宫，记曾随侍。本日大祭礼成，还至禁城，亦复居此……”道光也住过咸福宫，为他父亲守孝。后来道光死了，咸丰也在这里守孝，孝满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嬉好当熊图》，清代画家金廷标作。



以后，还有时在这里起坐办事。根据咸福宫后殿同道堂现存的室内装饰、室内原存物品以及档案，都可以说明咸丰时代的情况：

一、咸福宫后殿门额有咸丰御笔“同道堂”三字。咸丰御笔，还有明间正中的“襄赞壶仪”，代替了乾隆御笔“滋德含嘉”；东次间的“译经粹室”，代替了乾隆的“琴德箴”，以及东进间的“克敬居”等匾额。墙上除了嘉庆道光时代董诰、朱珪等人写的帖落以外，东次间板壁上有咸丰元年恭亲王奕訢写的杜诗《秋兴》八首大横幅。其余全部隔扇心百

余幅，都是咸丰时代的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如奕谌、翁心存、朱凤标、许乃普、贾桢等人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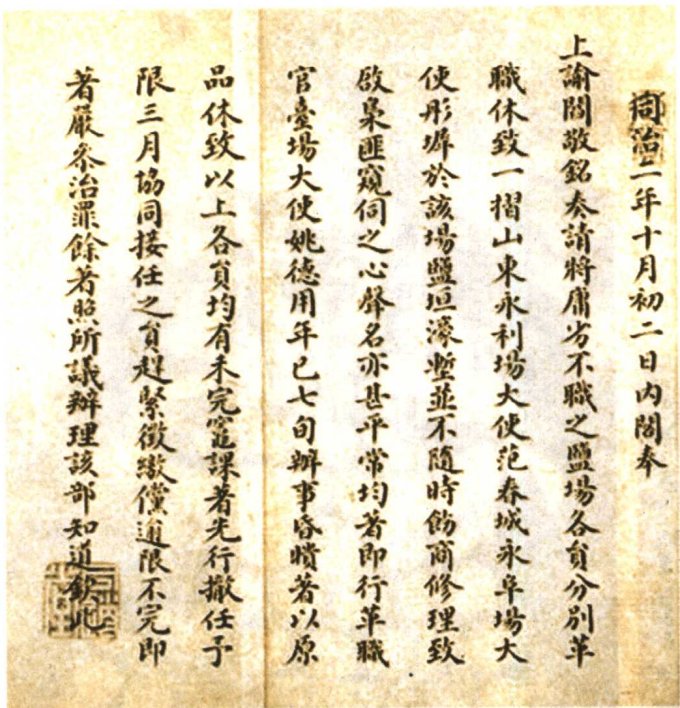
东进间的“克敬居”楠木匾额，刻楷书汉、满文，填蓝色。填蓝色字当然是守孝期写刻的。奕訢写的《秋兴》八首横幅上面，署款为“辛亥闰八月臣奕訢奉敕敬书”。从故宫各处墙上遗留的帖落来看，有这样的规律：凡妃嫔们住所，不会出现“奉敕敬书”字样，并且只是南书房的翰林们写的居多，或者是不署款的修书处写字人所写，不会出现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们集合起来写帖落的现象。如果有的话，都是出现在皇帝住处或皇帝、皇太后经常起坐的地点。又如这里除咸丰写的“克敬居”以外，其余全部是用朱红描金笺、明黄蜡笺，这说明咸丰守孝期满后还经常住在这里。

二、在档案中有：“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九日，陆续上安咸福宫后殿铺陈档”、“咸丰二年三月初八日，小太监杨如意传旨入帐”的陈设物品二百余件。“八月初三日，上（按指咸丰）交咸福宫水墨山水人物画挂轴，董邦达恭绘款，挂在后殿西山墙”。这一幅画就是乾隆时董邦达画的《画禅室图》。从这些档案内容可

以看出咸丰时同道堂的陈设。

三、同道堂原存物品中，有一紫檀匣，匣内有咸丰元年、三年、七年等不同年月的朱批奏折，都是当时“留中不发”之件。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左都御史朱凤标参劾琦善的奏折，事由是列举琦善的罪恶，建议不应再起用。还有朱凤标、许乃普等主战派，为抵抗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时列举各项切实可行之办法。这些意见都未被采纳。据“起居注”咸丰十年八月载，“己巳，上在咸福宫后殿传膳”、“诣圆明园”、“启銮幸木兰”等语。这是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的前夕，咸丰还曾在同道堂传膳，并决定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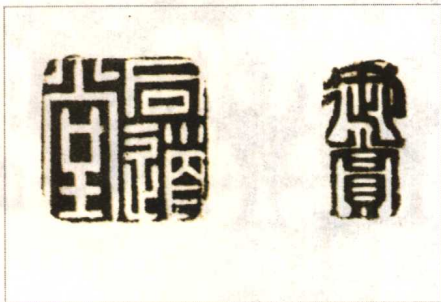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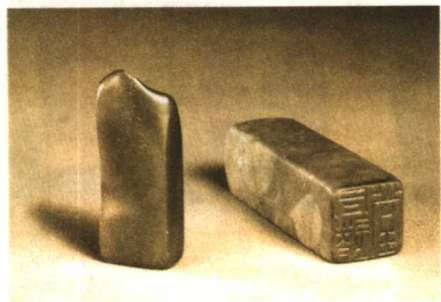
从同道堂原存的物品，还可以看出慈安、慈禧太后和同治奉咸丰帝梓宫回京后，曾在这里住过的迹象。例如，这里原存的折匣中，有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初二日颁发谕旨的稿，钤“同道堂”和“御赏”二小玺，用蓝印色。这正是十一年七月



咸丰临死前给慈安、慈禧作为代替朱批的小玺。同道堂内还有钤“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楹联。东进间前檐炕窗台槛柱上挂的朱红笺春条，墨笔楷书“璇闼介福”，背面写着“同治七年戊辰元旦同治御笔”。西进间前窗同样位置挂着朱红笺春条，墨笔楷书“千欢万悦”，背面写着“同治十年辛未元旦同治御笔”。

从“璇闼”这一类字样，证明是

同治二年(1863)慈安、慈禧两太后用“同道堂”、“御赏”二玺代替朱笔，作为发布谕旨的凭信。



“同道堂”、“御赏”玺及印文



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慈禧太后照片

同治给母亲写的。这里原存的大柜中还有两轴“行乐图”，都是梳两把

头、穿敞衣的青年妇女像，本幅上钤“同治尊亲之宝”。从宝文的称谓可以证明这两幅行乐图，一幅是东太后像，一幅是西太后像。这一系列情况，说明同治初年“两宫垂帘”期间，两宫曾在这里住过，或者是常在这里共同商量事务。

从同道堂室内遗留的物品来看，同治以后这里已不再有人居住。据《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所载：1924年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派人到现场点收时，室内堆满了大木箱，里面装的是各种皮衣和皮筒子。室外的状况是，窗户上安装有带铜铃的铁丝网，很显然晚清时期这里已作为皮衣库使用，前殿则堆满了桌椅箱柜等物。



1924年溥仪出宫后，军警准备分组进宫，查封宫殿。